

浅析我国教育经费问题

Analysis on China'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张新三

(水利部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成都 610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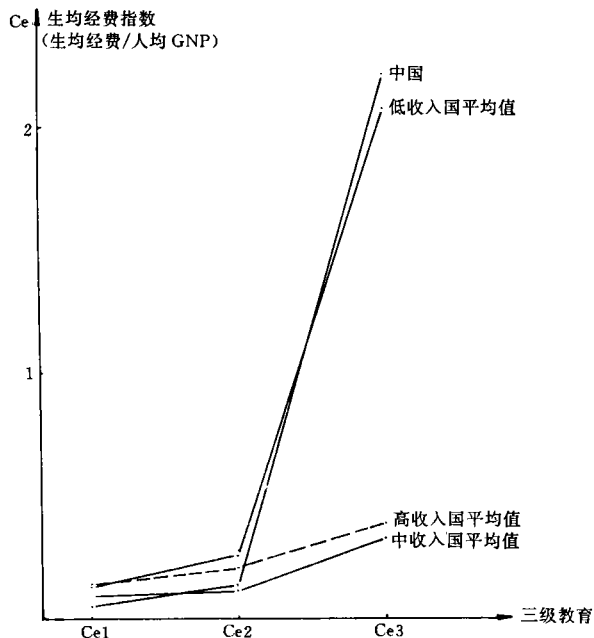
读国家教育委员会周贝隆研究员写的《试论我国教育经费问题的症结与对策》一文(载《科技导报》1994年第11期)后,提出几点看法,请大家研究。

周文应当是国家教委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出了一个衡量国家教育经费水平的生均经费指数 C_e (生均经费与人均 GNP 之比)的概念,这是“我国教育规划和宏观控制机制的研究”(“七五”国家重点课题)的重要成果。周文认为“不管国家贫富如何悬殊,生均经费与人均 GNP 之比应大体相若。 C_e 的大小反映教育投入状况和资金利用效益”。笔者理解并赞成这一看法。

周文第三部分应当是核心部分,其中表3的各国三级教育1988年生均经费(财政预算内)指数比较,值得研究,是重要资料。

为了研究表3,有必要首先对表3中的按收入高低作的“国家分类”重新评判一下,以便较准确的规一化研究。笔者认为把前苏联划入“中上收入国家”(仍是“中等收入国家”)不妥。前苏联事实上是超级大国,其人均 GNP 曾一度跻身于发达国家的人均 GNP 曲线簇中,不应把前苏联列入“中上收入国家”参与统计计算。

按照表3,对三类国家的三级教育分别计算出算术平均值,并点出各国三级教育1988年生均经费(财政预算内)指数比较示意图(见下图)。计算中等收入国家的 C_e 时把前苏联的统计值除开,这样如附图所示:



	C_{e1}	C_{e2}	C_{e3}
低收入国家:	0.13	0.26	2.07
中收入国家:	0.09	0.12	0.33
高收入国家:	0.14	0.21	0.39

将表3中的中国 C_e 数据(C_{e1} 0.05; C_{e2} 0.14; C_{e3} 2.21)点入附图,问题就比较清晰了。提出下面几点看法:

1. 中收入、高收入国家的 C_{e1} 、 C_{e2} 、 C_{e3} 三级指数曲线均为平稳缓升,两条曲线近于平行,比较相近;而低收入国家的 C_{e1} 、 C_{e2} 、 C_{e3} 曲线则与它们极不“整合”,因 C_{e3} 极高而尾支上翘远远离开中、高收入国家的曲线。也就是说,十分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是低收入国家教育国策的共同特点。我国坚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的国策是正确的。

2. 周文提出“……小学的生均经费指数须大体相当于中上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平均都是0.17)水平”,此数据恐怕不对。按笔者计算,低、中、高收入国家 C_{e1} 分别为0.13、0.09和0.14,都不是0.17水平;按表3资料全世界只有美国 C_{e1} 为0.18、前苏联为0.30(包括中学)、埃塞俄比亚为0.29。当然,我国 C_{e1} 仅0.05,是偏低了。

3. 考察中国的 C_e 情况。我国中等教育的 C_{e2} 在中、高收入国家的 C_e 曲线中间,反映国家对中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已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我国高等教育的 C_{e3} 则远远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 C_{e3} 水平,说明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已相当可以了,世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唯有须加强的初等教育,即我国 C_{e1} 偏低,若能将 C_{e1} 提高到0.10~0.12就不错了,这样,我国对初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基本上达到国际水平。这一点应当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即我国解决教育经费问题,重点在于提高 C_{e1} 。

4. 研究一下周文中的表3,还可以发现两个奇怪的现象:全世界各国 C_{e1} 、 C_{e2} 、 C_{e3} 皆成增加上升趋势,即对三级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递增的;唯有韩国特殊,其 C_{e1} 、 C_{e2} 、 C_{e3} (0.13、0.08、0.05)不是上升型,而是下降型,即递减。这反映出韩国特别重视初等教育,注意对人才的早期开发。特别是联系到韩国企业科研所相对发育、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值得研究。相反,全世界只有埃塞俄比亚 C_e 曲线最高(C_{e1} 0.29、 C_{e2} 0.52、 C_{e3} 7.30),可见其最重视教育。但是,埃塞俄比亚人均 GNP 仅120美元(1991年),教育经费的投入这么高,而国家的社会经济

效益却不怎么好,这同样值得研究。

5. 周文表3按1988年各国Ce列表比较,是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不一致的基础上来对比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国在其社会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上(以其人均GNP为标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或反过来讲教育在以后的深层次的促进作用,应当对各国作纵向比较,如研究日本战后直到现在不同人均GNP时Ce的诸值变化情况。

归结起来,读周文后,通过以上对表3的分析,应当基本上对我国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教育经费投入问题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国除 Ce_1 应适当调高,以保证初等教育经费之必需;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经费应当说基本上可以满足教育需要了。我国政府对教育工作是负

责的,对教育的总投入基本上已达到国际水平了。

当然,实际问题并不像数据、曲线这么单纯。比如,虽然从数字上看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入不算低(Ce_0 、 Ce_2 、 Ce_3 偏低),而教育经费资金是否实际到位、是否及时又是一个问题,我赞成由省级和中央财政对基础教育经费给予可靠保证。应当认识到拖欠教师工资是违法行为。

教育投入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正确地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教育事业,并深层次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把最必要的投入投入到社会其它项目上,因而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

(责任编辑 冷远猷)

有关数据处理和应用的讨论 ——析张新三“我国教育投入已达国际水平”的论据 Discussion on Data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周贝隆

(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员 北京 100816)

成都勘测设计院张新三同志对拙文《试论我国教育经费问题的症结和对策》(载《科技导报》1994年第11期)提出了若干疑义,集中到对该文表3的“重新评判”以便“较准确的归一化的研究”,然后断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教育投入问题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国对教育的总投入基本上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此结论事关重大,笔者不敢苟同。歧点是从对有关数据的处理和应用(引伸为判断、结论)开始的。张文提出:

——不同意将前苏联(我原稿中为俄罗斯,误排为前苏联)划为中等收入国家,认为它应属于高收入国家。

——计算出小学、中学、高校各国家组的 Ce (生均经费指数)平均值,低、中、高收入国家的 Ce_1 分别为0.13、0.09和0.14,对照我文中的相应数字则为0.12、0.13和0.17,完全不同,因而认定我的计算有误。

——根据自己的数据、分析,对我国各级教育经费状况作出结论:我国“若能将 Ce_1 提高到0.10~0.12就不错了”;“国家对中等教育的投入已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与我的判断(Ce_1 为0.12不足以保证必备办学条件;中学经费投入也严重不足)颇相径庭。他又从我国的高 Ce_3 引伸出是“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的国策”的证明。

——最后,得出结论,“归结起来,……我国教育的总投入基本上已达到国际水平”;“除 Ce_1 应当适当调高以外,中等、高等教育的经费基本上可以满足教育需要了”。

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已成为举国关注的严重问题。去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极为隆重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此后,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9月向首都高校学生作形势报告时还说:“教育投入不足与教育事业发展的矛盾日趋尖锐。……实际上学校公用经费所占比重在连年下降。……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前清后欠’现象至今未了……”(《当前教育形势和高教改革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5年第1期,p.149~152)要

是情况果真如张文断言的那样,何必为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而大声疾呼(社会各界),苦心焦虑(政府部门)?更不应侈谈什么教育危机。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忧。

还是从张文的出发点——数据处理和判断入手分析讨论。

1. 张文在计算 Ce 时对国家分类进行了调整:将俄罗斯调到高收入的国家;在计算与中国进行比较的低收入国家 Ce 平均值时,把中国自己也包括了进去(笔者采用的是“中国以外”的概念)。

俄罗斯或前苏联能列入高收入国家吗?

世界银行每年在《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按人均GNP排序的各国统计数字,将所有人口大于100万的国家(地区)依低收入、中等收入(又分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两亚类)、高收入分类列出。1993、1994年的报告均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划归中等收入国家。最新的数据是1992年的情况(《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人均GNP,低收入国家60~670美元,高收入则为12210~36080美元。俄罗斯联邦为2510美元,约为中等收入国家高限的1/3,比高收入国家的低限少10000美元,属于中下收入国家组(按:前一年的报告缺该国数据,暂列中上国家组中)。这种分类排序历年有小的变动,但二三十年来变化不大。如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人均GNP,尽管数字有相当的差异,但高收入国家组与中、低收入国家组泾渭分明,成员没有变化。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俄罗斯约为6220美元,也只有高收入国家中低限(爱尔兰,12070美元)的一半,仍然在中等收入国家组中的中游地位(参见《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

至于前苏联,1980年人均GNP为4550美元,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当年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GNP平均已超过10000美元(据《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应当看到,GNP的计算和换算(换算成当年美元,以便比